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6268

10位ISBN编号：7536056265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作者：东西

页数：2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 内容概要

“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脸不晓得红了？’我慢慢地回忆，却没能找到那个时间。是的，我已经好久不会脸红，即使面对一礼堂的陌生人也敢夸夸其谈；即使刚见到一异性，也敢说‘喜欢’。那种直红到脖子根的脸热心跳，就像一件旧衣服，先是压在箱子底，然后再捐给灾区……”这是东西在散文里的感叹。

他认为现代人因为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加快，竞争力和各种压力的加大，致使情感粗糙、麻木，甚至于像害羞、同情这样的情感都有从身体里消失的危险。

因此，他在写小说、剧本之余，还用散文记录日常情感和思考，以软化自己心灵。

近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家东西的首部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该书分“故乡回望”、“文学感应”、“边走边想”和“友情链接”四部分，收入东西近二十年来的散文作品，包括《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母亲》、《走出南方》、《相信身体的写作》、《关于凡一平的流言飞语》等等曾被《读者》和散文年选收入的名篇佳作。

东西的小说以冷幽默和荒诞见长，但散文却柔情似水、温暖动人，在剥开他心灵的同时，也唤起我们的某些感情记忆。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作者简介

东西，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现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电影《姐姐词典》和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书籍目录

故乡回望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记忆水我们村里的实物税站在谷里想师专远去的年回头望望高高的山有我的情审父暮年之父狗窝桂西北山地云船辫子生日父母桥隐约之爱朝着谷里飞奔文学感应相信身体的写作创作三问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要人物；亲爱的川端康成之痛谁看透了我们的三年一觉后悔梦获奖是一次心理治疗小说中的魔力叙述的走神短篇就是一口气小说中得爱情我的成名作哑巴说话签约发言近处的身体 远处的心灵怀念两株桂花树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寻找小说的兴奋点边走边想这个人呀走出南方既然开车了，千万别生气我们被家具逐渐俘虏宿命一个“60年代”的24小时锦书谁枣生活的地方比想象多一点点三种自豪慢慢地往上看湘西有个凤凰县布柳河，处女河人情才是故乡从此地到到彼地边镇两岸人民与钢铁达成默契我们所有的激情纸上的河流友情链接为野生的词语立传关于凡一平的流言飞语阳光男人杨克常哥一个画家的路线图回到起点她像跟踪杀人犯一样跟踪稿件他让《山花》更烂漫默默者启良诗歌的第九十九条命两个诗歌朋发化伦的想象部分

##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 章节摘录

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三年前。  
母亲在一场瓢泼的大雨中同归土地，我怕雨水冷着她的身体，就在新堆的坟上盖了一块塑料布。  
好大的雨呀！  
它把远山近树全部笼罩，十米开外的草丛模糊，路不见了，到处都是混浊的水。  
即使这铺天盖地大雨是全世界的哭，此刻也丝毫减轻不了我的悲。  
雨越下越大。  
墓前只剩下我和满姐夫。  
我说：“从此，谷里跟我的联系仅是这两堆矮坟，一堆是我的母亲，另一堆是我的父亲。”  
我紧锁心门，强冻情感，再也不敢回去，哪怕是清明节也不回去，生怕面对宽阔的灰白泥路，生怕空荡荡的故乡再也没母亲可喊。  
但是，脑海里何曾放得下，好像母亲还活着，在火铺前给我做米花糖，那种特别的浅香淡甜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喊醒，让我一边舔舌头一边泪流满面……如果不是母亲，我就不会有故乡。  
是她，这个四十六岁的高龄产妇，这个既固执又爱幻想的农村妇女，在1966年3月的一个下午把我带到谷里。  
这之前，她曾生育三个姐姐，两个存活，一个夭折。  
我是她最后的念想，是她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  
她的身上总是有我。  
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  
直到六岁时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  
去小学的路上有个水库。  
曾经淹死过人。  
她给我下命令：绝不可以欺水，否则就不准读书！  
老师家访，她把最后一只母鸡杀来招待，目的是拜托在放晚学的时候，监督我们村的学生安全走过水库。  
她曾痛失一个孩子，因而对我加倍呵护，好像双手捧着一盏灯苗，生怕有半点闪失。  
十一岁之前，我离开谷里村的半径不会超过两公里。  
村子座落在一个高高的山坡，只有十来户人家，周围都是森林草丛，半夜里经常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唤。  
天晴的时候，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一浪一浪的山脉，高矮不齐地排过去，一直排到太阳落下去的远方。  
潮湿的日子，雾从山底漫上来，有时像云，有时像烟，有时像大水淹没我们的屋顶。  
冬天有金黄的青冈林，夏天有满山的野花。  
草莓、茶泡、凉粉果、杨梅、野枇杷等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  
“出门一把斧，每天二三块五”，勤劳的人都可以从山里摘到木耳、剥下栓皮、挖出竹笋、收割蒲草，这些都可以换钱。  
要不是因为父母的工分经常被会计算错，也许我就沉醉这片树林，埋头这座草山，不会那么用劲地读书上学。  
是母亲憋不下这口气，吃不起没文化的亏，才逼我学会算术，懂得记录。  
因为不停地升学，这个小心呵护我的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十三岁之后，我回故乡的时间仅仅是寒暑假。  
我再也吃不到清明节的花糯饭，看不到秋天收稻谷的景象。  
城市的身影渐渐覆盖乡村，所谓想家其实就是想念家里的腊肉，担心父母的身体，渴望他们能给我寄零花钱。  
故乡在缩小，母亲在放大。

##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为了找钱供我读书，每到雨天，母亲就背着背篓半夜出门，赶在别人之前进入山林摘木耳。这一去，她的衣服总是要湿到脖子根，有时木耳长得太多，她就直捡到天黑，靠喝山泉水和吃生木耳充饥。

家里养的鸡全都拿来卖钱，一只也舍不得杀。

猪喂肥了，一家伙卖掉，那是我第二个学期的路费、学费。

母亲彻底想不到，供一个学生读书会要那么高的成本！

但是她不服输，像魔术师那样从土地里变出芭蕉、魔芋、板栗、核桃、南瓜、李子、玉米和稻谷，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十元十元地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气息。

直到我领了工资，母亲才结束农村对城市的支援，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的她，已经苍老得不敢照镜子了。

她的头发白得像李花，皮肤黑得像泥，脸上的皱纹是交错的村路，疲惫的眼睛是干水的池塘。

每个月我都回村去看她，给她捎去吃的和穿的。

她说村里缺水，旱情严重的时候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你父亲实在挑不动，每次只能挑半桶。

那时我刚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就跟县里反映情况，县里拨款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水柜。

她说公路不通，山货背不动了，挣钱是越来越难。

我又找有关部门，让他们拨了一笔钱，把公路直挖到村口。

她说某某家困难，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他们买油盐？

我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

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母亲的话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是她维系着我与故乡的关系。

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把母亲接到城市，以为故乡可以从我的脑海淡出。

其实不然，母亲就像一本故乡的活字典，今天说交怀的稻田，明天说蓝淀塘的菜地，后天说代家湾的杉木。

每一个土坎、每一株玉米都刻在她的记忆硬盘，既不能删除也休想覆盖。

晚上看电视，明明是《三国演义》的画面，她却说是谷里荒芜的田园。

屏幕里那些开会的人物，竟然被她看成是穿补巴衣服的大姐！

村里老人过生日她记着，谁家要办喜酒她也没忘记，经常闹着回去补人情。

为了免去她在路上的颠簸，我不得不做一把梭子，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织布。

她在我快要擦掉的乡村地图上添墨加彩，重新绘制，甚至要我去看看那丛曾经贡献过学费的楠竹，因为在她昨晚的梦里大片竹笋已经被人偷盗。

一位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进城，她在不会说普通话的情况下，竟然问到那个村民的住处，把他请到家里来隆重招待。

只要能听到故乡的一两则消息，她非常愿意忘记仇恨。

谁家的母牛生崽了，她会笑上大半天，若是听到村里某位老人过逝，她就躲到角落悄悄抹泪。

有一天，这个高大的矮个子母亲忽然病倒，她铁一样的躯体终于抵挡不住时间的消耗，渐渐还原为肉身。

从来不住院从来不吃药的她被医院强行收留，还做了化疗。

三年疾病的折磨远远超过她一生的苦痛。

她躺在病床上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

多少次，她央求我把她送回谷里，说故乡的草药可以治愈她的恶疾。

但是，她忽略了她曾送我读书：我有了知识，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格式，所以没有同意她的要求。

她试图从床上爬起，似乎要走回去，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连翻身也得借助外力。

她一直在跟疼痛较劲，有时痛得全身发抖，连席子都抠烂了。

她昏过去义醒过来，即便痛成这样，嘴里喃喃的还是故乡的名字。

临终前一晚，不知道她哪来的气力，忽地从床上打坐起来，叫我满姐连夜把她背回故乡。

我何尝不想满足她的愿望，只是谷里没有止痛针，没有标准的卫生间，更没有临时的抢救。

##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因此，在她还有生命之前，我只能硬起心肠把她留在县城医院，完全忽略她对故乡的依赖。

当母亲彻底离开我之后，故乡猛地就直逼过来，显得那么强大那么安慰。

故乡像我的外婆，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

今年十月，我重返故乡，看见母亲已变成一片青草，铺在楠竹湾的田坎上。

我抚摸着那片草地，认真地打量故乡。

发觉天空比过去的蓝，树比过去的高，牛比过去的壮，山坡上的玉米棒子也比过去的长得大……曾经被我记忆按下暂停的村民，一个个都动起来，他们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第一次那么醒目。

我跟他们说粮食，谈学费，讨论从交祥村拉自来水，研究怎样守住被邻村抢占的地盘，仿佛是在讨好我的母亲。

如果说过去我是因为爱母亲才爱故乡，那现在我则是通过爱故乡来怀念母亲。

因为外婆、父亲埋葬在这里，所以母亲才要执著地回来。

又因为母亲埋葬在这里，我才深深地眷恋这座村庄。

为什么我在伤痛的时候会想起谷里？

为什么我在困难时刻“家山北望”？

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故乡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

有母亲的地方就能止痛疗伤，就能拴住漂泊动荡的心灵。

2007年11月14日 记忆水 现在，我寄居城市遥望乡村，就像当年我在山区遥想大水。

二十七年前，云贵高原的一个村庄出生了我。

那里有一脉脉青山和遍地疯长的茅草，却不怎么有水。

记忆中，一切与水有关的人和事，都很艰难但富于诗意，以至于今天，我还固执地认为艰难培育诗歌

挑水，是山区农民每天必修的功课，他们常常在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担着水桶到井边挑水。

他们或走在早晨的浓雾里，或走在傍晚的霞光中，扁担在肩上轻轻地跳跃，脚步量出一种节奏。

一些没有劳力的家庭，常需要摸黑挑水，他们不用照明，也能在小路上来回奔走，把水安全地挑进家门，取水路上的每一块石头和凹坑，都记在他们心上。

他们和黑夜完全地缝合，没有生硬和别扭。

##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 编辑推荐

一直执著于小说、剧本创作的作家东西，近日推出其首部散文集《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分“故乡回望”、“文学感应”、“边走边想”和“友情链接”四部分，收入东西近二十年来的散文作品，包括《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母亲》、《走出南方》、《相信身体的写作》等等曾被《读者》和《散文年选》收入的名篇佳作。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